



汪份
會訂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大

三十一

12
474
32



仁12
474
32

東方書局

四書釋地曰微箕二國名鄭康成以為俱在圻內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上聲

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

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蓀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為避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

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

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史記

翼註曰仁字主愛之理言去以存祀奴以俟時死以悟主皆是愛君愛國不嗚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不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仁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

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盃為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呂晚村曰三臣之事可曰忠曰義何以名之曰仁子文之忠文子之清子路之可使治賦冉求之可使為宰公西華之可使與質客言夫子皆不輕以仁字許之何於三人而即稱之曰仁此中煞有至論今人不解只說得是殷有三忠殷有三義耳須是殷有三仁方合○困勉錄曰廣炬訂云曰仁則忠與義皆不足以名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見而已者

不嗚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决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

困勉錄曰輔氏謂註不拂乎
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
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此

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
而不以為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為易地皆然或以為
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
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
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
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
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
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
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
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
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
之德愛之理為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為無
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
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拂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拂則或問
之意亦在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
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拂乎
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

說不是愛之理內也有至誠
惻怛心之德內也有至誠惻
怛雲峰說得好

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屬
之愛存焉使為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
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
囚而不辭是以謂之仁○雙峯饒氏曰前三句門人
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為提頭然當時
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
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於荒箕子又勉其
去曰詔王子出迪王子弗出我乃顛隕則微子之去
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
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先於比干之死雖未嘗容止囚奴之
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
雖不同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
為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
以論語為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
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不拂乎愛
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拂則似
有所拂而實無所拂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
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

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
但之意故曰不拂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
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
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峯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
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
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
則惻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拂二字蓋自上文不同
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
不去者似拂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拂乎
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
同而皆不拂乎愛之理即所以全其心之德也附語
錄問三仁不知易地而施皆能遂其本心否曰都自
各就他分上做自今觀之微子去之尚在活地上如
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便是在死地上了較之尤難箕
子雖不死然便死却又到了唯是被囚不死不活這
地位如何處直是難看三仁倦倦憂國之心直是念
念不斷若如避世之徒一齊割斷高舉遠引這却無
難故孔子曰果哉末之難矣若果於忘世是不難○

問三仁之事必不可偏廢否曰也不必如此看只是
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著去之以存宗祀
若箕子比干則是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又問當
時若只有微子一人當如何曰亦自著去吳仁甫問
夷齊之事如伯夷已逃去叔齊以父命與宗社之重
亦自可立否曰叔齊却難處子升問使當時無中子
可立國祀當如何曰亦須自有宗室等人子升問令
尹子文陳文子之事集註云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
而無人欲之私又其他行事多悖於道理但許其忠
清而不許其仁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而行事又
不悖於道則可以謂之仁否曰若果能如此亦可以
謂之仁子升又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
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
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有仁者之功
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
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
曰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
之勢駸駸可畏治之不容少緩故曰微管仲云云如

本朝趙韓王若論他自身然有不是處只輔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使聖人當時說管仲無克伐怨欲而一純於天理之仁則不可今亦不過稱其九合諸侯一正天下之事耳○或問比于不止是一事之仁先生嘗有此語莫是它分上大節目處有得見做得徹頭徹尾與一時一事之仁不同但未可望聖人之全仁耳曰箕子微子夷齊之仁亦是此類各隨它分上或去或奴或讓底亦皆可見其終身大體處又曰諸子之仁雖如此料得縝密工夫純粹體段未如顏子之仁是從實地上做來又曰曾子啟手足易簣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更以求仁得仁處參之便見三仁夷齊所以全其心德者而堯卿所問管仲之事亦可見也○觀鳳一羽則知五色之備○蒙引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上然惟不啻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

真註曰言人情皆慕直而好枉直道則雖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上重下輕抑揚看方見必不有枉道之意又曰三黜是屢黜不限三次蒙引云子未可去而之他邦乎或者有以見用也此語最細又曰直道枉道實說而刑罰在其中○困勉錄曰仕而黜黜而復仕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前者三黜而終不見於三黜而終不枉道此其和而介之見於三黜後者和而介是其同於聖人處和不恭意是其異於聖人處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魯齊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黜退也柳下

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問柳下惠三黜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

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為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去之為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日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程於我側不以為免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

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為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

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胡泳嘗云：蜚蜚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為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強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旬反

世家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索隱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非若能亂同異。

份按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云云他日又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輯釋刪前問止存後問未妥

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為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然此言必非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

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

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

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

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况景公素

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

必以為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

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強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

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

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

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溺

終於亂亡宜矣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

潮朝音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

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

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其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

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

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

與有為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擊

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膳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膳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

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為苟去故因膳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膳

為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

可見矣是以去之○吳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

用及反而仕魯又沮入用之怠已而忘人愚不肖之

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

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

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為而桓子所

為若是固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

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悲夫○雙峰饒氏曰

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

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膳俎故因此微

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

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

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辭受之權盡出於

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為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

得不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

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

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衷以聖人之

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

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

免於偏而過之矣附蒙引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為仁柳下惠以下為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

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間然矣孟子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

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

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

音無道則隱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

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

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即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

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

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

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

者也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懇懇諄復

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

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蒙引：接輿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足。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

故不欲聞而辟之也。問楚在接輿等，伊川謂荷蓀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為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歷反。○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

份按世家孔子自葉反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蓋是時孔子尚未至楚國都也，然則集註所謂自楚反乎蔡者，自楚之邊邑反乎蔡也。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糴而不輟徒與之與

平聲滔滔吐刀反
辟去聲糴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糴覆救

反種也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
聲糴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

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
道易己所為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

以夫子為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
可避者故絕人逃世以為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
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為
善之人也附蒙引桀溺曰滔滔者舉天下皆是也無

一可與有為者而將誰與變易耶言欲變易誰耶○
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
而為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為治也天下皆是言
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為善變亂而為治
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為善變亂為治也○
蒙引人字狹世字盡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
皆如此分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
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

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

呂晚村曰聖人易天下之心
即天心也直立在用舍行藏
之外不在時勢不在一身出
處亦不在做得成做不成上
發意當時沮溺一流總不見
得此理不能看此心聖人
此言正所以破其見識之差
也
四書鏡白斯人人字兼君民
言

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為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既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為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已舉而措之易，亂為治，易危為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既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

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峯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

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使荀息士魴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

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曰癡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

去聲草也蒙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不

知其姓字邪以後來滅跡

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

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也而丈人絕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即以為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

說統曰此節不仕一句提起下皆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任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義字○刁蒙吉曰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臣之義尤重於長幼長幼之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易納約自牖之道○翼註曰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與不遇而皆當行的君

子之仕不拘定在朝如倦倦
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行
義故道行則此義親見於吾
身固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
此義昭揭於天下亦行義之
心也○困勉錄曰義字原總
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
在就一邊故存疑以註非忘
義以徇祿為餘意

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而子路益恭

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

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

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大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

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

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饗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附存疑不仕

無義一句是總腦下皆發此意○義是君臣之義註

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

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

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為福之以此為子路反而夫

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未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

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法就都說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

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

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

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

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

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

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

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

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為大也。君子之仕，豈為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于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為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

份按此章道義之分蓋道字指濟世安民之道言義字指君臣之義言而五倫俱在其中饒氏全體一事之說似未分明

之為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峯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

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音。○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饗。○雙峯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可止也。為高者絕物忘世，為通者患得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木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

份按孔子使子路問津。不過因不知津而問之耳。非將以發之也。

為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性所發為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留得水住。

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而徇祿

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

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蓀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

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蓀。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忽然忘世。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天堯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自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誡之。欲以見其不可不往。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峰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為高。是其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

日知錄曰仲雍乃吳仲雍也
仲則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也
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
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
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
虞仲之名論語逸民虞仲左
傳太伯虞仲即謂仲雍為虞
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
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
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
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

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
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峰胡氏
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
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
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
何幸而得生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
自棄於聖人造
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窺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旬反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
朝不辱身可見附存疑蒙引以去周為不辱愚以在

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
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四書釋地曰堯峰文鈔云周
有兩虞仲一為太伯弟仲雍
吾吳人見左傳一為仲雍曾
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
為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
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
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
要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近
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
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
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
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
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
獨不得援引此例與仲雍並
列其義安在以時代考之仲
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
之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
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窮

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中去聲
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
志也不羞汗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

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

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
反期悲

哀三年憂記雜記下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

也言其生於夷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
慮對倫而言

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
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

髮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荆皆示貶也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律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為貶辭與此又可疑者也余謂可疑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黃氏堯峰未考及此份按黃氏曰抄云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友序於夷齊之後然則堯峰所謂可疑者三其一乃未考漢地理志之故其二則皆本之慈谿黃氏也

義理所在也或以為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附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

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為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附蒙引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身合乎道之權放言自廢自示其不可用也隱居放言比之中倫中慮者又不同矣○存疑隱居則行未必中慮矣放言則言非中倫矣然身中清廢中權則其隱居放言於道蓋未背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

困勉錄曰陳新安以非君不事為不降志以不立惡人之朝為不辱身此不可曉不降不辱總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

說約曰不論朱張之行若或脫簡那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翼註曰清權二句講須對酌只在他逸處橫寫便是講太好是時中了○吳首菴曰中清中權只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鄒嶧山曰道雖以致用為貴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而特立於汙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然經不可守亦有辭若詭正而不失乎用晦之宜而合乎

道之權者。困勉錄曰。仲逸
表齊是一流人。但表齊是清
而剛者。仲逸是清而柔者。又
曰。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
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
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斂矣。隱
居雖與北海之辟同。而其剛
柔之用。則分。予前疑夷齊仲
逸分別處。只在放言不在隱
居。則大誤也。
呂晚村曰。所謂無可無不可
者。只是精義入神。變動不居。
耳。本天者。即君子之時中。本
心者。即佛老之無忌憚。於此
毫釐之差。而有千里之謬。又
曰。未嘗掃壞逸民。只是聖人
自有獨見處耳。又曰。無可無
不可。從小心敬畏中來。方是
聖學。

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
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
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
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
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
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
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
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
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
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
如此。○雙峰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
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蒙引
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不可。
可若事。則當自有不可。在安得無不可。魯能却女樂。
受女樂。決然是當去。又可以在安得無不可。魯能却女樂。
而友夫子。則夫子便當還矣。此正是無可無不可處。
若於事無可否。何以為孔子。孔子曰。無適也。無莫也。
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

與文非之七辨

可在。○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汗則同。其立心造行
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
離去。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

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汗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

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
 子之性行則固為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
 乎清而不汗然不汗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
 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
 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溺丈
 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
 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
 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
 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
 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
 必以孔子斷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為逸民反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
 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

份按亦有深淺固不同也固字原文作之字較妥

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
 之俱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
 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
 亦合於清者之所為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
 之為有合於權為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
 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秦伯仲雍
 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秦伯乃
 大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
 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為耳况其不去大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天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命奏鐘鼓注大食

四書釋地曰集註河內漢漢中海海鳥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為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為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

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此鼓方叔當日去魯實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即曰入乎且認燕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雉在河之洲水中可居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處者哉或來詰曰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解入於河曰遷於河內入字不當作如是解邪余謂盤庚自河北而河南都亳殷皇甫謐以為今偃師是三傳至於武丁仍都亳殷自公所謂以入於河自河徂亳者乃武丁為王子

論語大全卷十八

朔日與月半以樂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宥食時也宥勸也干繚缺皆名也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二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宥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附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了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為亞以三為四似亦難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鳥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頽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

論語大全卷十八 微子

三

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
苦使居民間遷徙不常故自
河外入河內復自河內往河
外此入於河却確指河內言
非同魯論也

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
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
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
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
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
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
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
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為之掃
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
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
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
乎○雙峯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
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

說叢曰周公之治魯也尊尊
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
此語世世傳之後人見魯之
式微或歸咎於貽謀之過不
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皆
其忠厚之餘澤而其漸至式
微者則子孫不能守先世之

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
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
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
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絕
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
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
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
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
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
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
能去亦見夫子
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福本同
開元本作弛即孟蜀石經也

典刑耳。故記者於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而記開國之語使知魯之所以表非其先世之過也。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歎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峯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峯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之意使此

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附存疑不是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故耳。○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駟。瓜 駟 烏 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鄭立說 劉向說蓋一母四

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

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張

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遜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

困勉錄曰王字泰云達是明於義理是宏度而能容物。突有御難之才。忽有總理之才。夜柔順不迫得夜之道。夏剛明不阿得夏之道。隨才能順應。馴德超尋常亦駟馬名。按此種意思大全蒙引存疑。淺說皆無之。而近來講章始有之。可見雅俗之分。亦以近來課士有以二字為題者。不得不及此也。然豈無趨脫之法乎。又曰八士皆雙生。止見於敏靈而古注因之。至謂八士為南宮氏。則因逸周書克殷解有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南宮百達遷九鼎因以書

之南宮適合之。遂以八士為南宮氏。此不足據也。國語亦止言詢於八虞。不言其何氏。

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

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蓀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八

論語集註 卷之十八 微子

論語集注大全卷之十一

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後與世淵丈人之及於世也
推援引之意皆發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
魯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
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救其所過也

夫子之發也

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若此則文人之下而足以舉一按八士以發之而足以
感而器者一出於此而之意俱安有窮矣而此之善
何以在焉也而陳公之君子以是古之賢賢而後
或之善也至矣樂工則平而人之問矣以即夫夫不
依與天之日而瀾之良無不恒而只夏夫下出
地博也與與所漸尚者文人不與神機器者亦善也

